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三十二回 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雙玉定情遺手帕

按：黃翠鳳未免有些秘密閑話要和錢子剛說，爭奈諸金花坐在一旁，可厭已甚。翠鳳眼睜睜看他半日，不禁好笑，問道：「耐坐來浪做啥？」金花道：「錢大少爺喊我上來個呀。」翠鳳方纔會意，卻嘆口氣道：「錢大少爺喊耐上來末，替耐做媒人呀，耐阿曉得嘅？」金花茫然道：「錢大少爺勿曾說曉。」翠鳳冷笑道：「也好哉！」子剛連忙搖手道：「耐勸怪俚。高亞白個脾氣，我原說勿對個，一歇歇坐勿定，教俚也無處去應酬。」翠鳳別轉臉道：「要是我個討人像實概樣式，定歸一記拗殺仔拉倒。」子剛婉言道：「耐要教教俚個哩，俚坎坎出來，勿曾做歇生意末，陸裏會嘅？」翠鳳從鼻子裏嘆出一聲道：「看仔倪娘姨要打俚乃末，好像作孽。陸裏曉得打過仔，隨便搭俚去說哈閑話，俚總歸勿聽耐個哉，耐說阿要討氣？」金花忙答道：「阿姐說個閑話，我纔記好來裏。要慢慢交學起來個呀，阿對嘅？」翠鳳倒又笑而問道：「耐來浪學啥嘅？」金花堵住口說不出，子剛亦自粲然。

翠鳳吸過兩口水煙，慢慢的向子剛道：「俚個人生來是賤坯。俚見仔打末也怕個，價末耐巴結點個哩；碰著俚哉晚，說一聲動一動。」說著轉向金花道：「我搭耐說仔罷，照實概樣式，好好交要打兩轉得哩！」金花聽說，嗚咽飲泣，不敢出聲。翠鳳卻也有些憐惜之心，復嘆口氣道：「耐做討人還算耐運氣，碰著仔倪個無悔，耐去試試看？珠鳳比仔耐再要乖點，勸說哈打兩記，纏纏腳末，腳指頭就查脫仔三祇！」金花仍一聲兒不言語。

翠鳳且自吸水煙，良久，又向子剛道：「論起來，俚哋做老鴿該仔倪討人，要倪做生意來喫飯個呀。倪生意勿會做，俚哋阿要餓煞？生來要打哉晚。倪生意好仔點，俚哋阿敢打嘅？該應來拍拍倪馬屁。就是像俚乃鏟頭信人，替老鴿做仔生意，再要撥老鴿打。我總勿懂俚乃為啥實概賤嘅？」

說話之時，祇聽得樓下再有一肩轎子進門，接著外場報說：「羅老爺來。」黃金鳳早於樓梯邊迎接，叫聲「姐夫，該搭來哩。」羅子富徑往對過房間。

這裏錢子剛即欲興辭。黃翠鳳一把拉住，喝令諸金花：「對過去陪陪。」金花去後，子剛方悄問翠鳳道：「耐阿曾搭無悔說歇？」翠鳳道：「勿曾。故歇去說，常恐說問架仔倒勿好。過仔節再看。該搭事體耐勸管，閑話末我自家來說。羅個出仔身價，耐替我衣裳、頭面、家生辦舒齊仔好哉。」

子剛應諾遂行。翠鳳並不相送，放下水煙筒，向簾前喊道：「過來末哉。」於是金鳳手挈羅子富，珠鳳跟在後面，小阿寶隨帶茶碗及脫下的衣裳，一齊擁至房裏，惟諸金花去樓下為黃二姐作伴。

子富見壁上掛鐘敲了十下，因告訴翠鳳明晨有事，要早點轉去困覺。翠鳳道：「就該搭耐也早點困末哉晚，我有閑話搭耐說，勸轉去。」

子富自然從命，令高昇和轎班回寓。翠鳳喊趙家姆來收拾停當，打發子富睡下。趙家姆暨金鳳、珠鳳、小阿寶陸續散出。翠鳳料定沒有出局，也就安置。在被窩中與子富交頭接耳，商量多時，不必明敘。

高昇知道次日某宦家喜事，借聚豐園請客，主人須去道喜，故絕早打轎子伺候。等到子富起身，乘轎往聚豐園，已是冠裳滿座，燈檠盈門。

喫過喜筵，子富不復坐轎，約同陶雲甫、陶玉甫、朱藹人、朱淑人兩家弟兄，出聚豐園，散步閑行。遇洪善卿，拱手立談。朱藹人忽想起一事，祇因聽見湯嘯庵說善卿引著兄弟淑人曾於周雙玉家打茶會，恐淑人年輕放蕩，難於防閑，有心要試試他，便和洪善卿說：「好幾日勿看見貴相知，阿好一淘去望望俚？」善卿亦知其意，欣然願導。陶雲甫道：「倪勿去哉哩。幾花人跑得去，算啥嘅？」朱藹人道：「我有道理，勿礙個。」

當時洪善卿領了羅子富及陶、朱弟兄，共是六人，並至公陽里周雙珠家。雙珠見這許多人，不解何故，迎見請坐，復喊過周雙玉來。

朱藹人一見雙玉，即向淑人道：「耐叫仔兩個局，勿曾喫歇酒，今朝朋友齊來裏，我替耐喊個臺面下去，請請俚哋。」朱淑人應又不好，不應又不好，忸怩一會，不覺紅漲了面。羅子富最為高興，連說：「蠻好，蠻好。」催大姐巧因：「快點去喊哩！」淑人著急，立起身來阻擋道：「倪阿是到館子浪去喫，叫個局罷？」子富嚷道：「館子浪倪勸喫，該搭好。」不由分說，徑令巧因去喊：「就故歇擺起來。」陶雲甫向朱藹人道：「耐個老阿哥倒無啥，可惜淑人勿像耐會白相。倪玉甫做仔耐兄弟，故末一淘白相相對景哉。」陶玉甫見說到自己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朱藹人正色道：「倪住家來裏夷場浪，索性讓理哋白相相。從小看慣仔，倒也無啥要緊。勿然，一徑關來哋書房裏，好像蠻規矩，放出來仔來勿及個去白相，難末倒壞哉！」洪善卿接說道：「耐閑話是勿差，價末也要看人碼。淑人末無啥要緊，倘然喜歡白相個人終究白相勿得。」說得朱淑人再坐不住，假做看單條字畫，掩過一邊，匿面向壁，連周雙玉亦避出房外。周雙珠笑道：「俚哋兩家頭，一樣個脾氣，閑話末一聲無撥，肚皮裏蠻乖來浪。」大家呵呵一笑，剪住話頭。

迨至臺面擺好，阿金請去入席，眾人方逕過對面周雙玉房間，即時發局票，起手巾，無須推讓，隨意坐定。朱淑人雖係主人，也不敬酒，也不敬菜，竟自斂手低頭，嘿然危坐。周雙玉在旁，也祇說得一句：「請用點。」眾人舉杯道謝，淑人又含羞不應。阿德保奉上第一道魚翅，眾人已自遍嘗，獨淑人不曾動箸。羅子富笑道：「耐個主人要客人來請耐個。」因即擎起牙筷，連說：

「請，請，請。」羞得淑人越發回過頭去。朱藹人道：「耐越去說俚，但越勿好意思，索性等俚歇罷。」為此朱淑人落得一概不管，幸有本堂局周雙珠在座代為應酬，頗不寂寞。

一時，黃翠鳳林素芬、覃麗娟、李漱芳陸續齊集。羅子富首先擺莊。賓主雖止六人，也覺興致勃勃。朱淑人捉空斜過眼稍望後偷覷，祇見周雙玉也是嘿然危坐，袖中一塊玄色熟羅手帕拖出半塊在外。淑人趁臺面上豁拳熱鬧，暗暗伸過手去要拉他手帕，被雙玉覺著，忙將手帕縮進袖中，依然不睬。淑人沒奈何，自己去腰裏解下一件翡翠猴兒扇墜，暗暗遞過雙玉懷裏，雙玉縮手不迭。淑人祇道雙玉必然接受，將手一放，那猴兒便滴溜溜滾落樓板上。周雙珠聽見聲響，即問：「杳脫仔啥物事？」令巧因去桌下尋覓。淑人心慌，親自去拾，不料雙玉一腳踹住那猴兒，遮在褲腳管內，推說「無啥」，隨取酒壺，轉令巧因去添酒，因此掩飾過去。

適臨著淑人打莊，羅子富伸拳候教。淑人勿促應命，連輸五拳。淑人取酒欲飲，忽聽周雙珠高聲喚道：「雙玉哩，來代酒呀。」淑人回身去看，果然周雙玉已不在座，連樓板上翡翠猴兒也不知去向，淑人始放下心。巧因適取酒進房，代飲兩杯。再喚雙玉來代。雙玉代過酒，仍是嘿然危坐。淑人再去偷覷，祇見雙玉袖中另換一塊湖色熟羅手帕，也拖出半塊在外。淑人會意，又暗暗伸過手去要拉。雙玉正默著臉看臺面上豁拳，全不覺得，竟為淑人所得，揣在懷裏，不勝之喜。意欲出席背地取那手帕來賞鑒賞鑒，又恐別人見疑，姑且忍耐。

無如羅子富興致愈高，自己擺莊之後，定要每人各擺一莊。後來陶玉甫不勝酒力，和李漱芳先行。林素芬、覃麗娟隨後告辭。黃翠鳳上前撤去酒杯，按住羅子富不許再鬧，方纔散席。黃翠鳳催著羅子富同去。朱藹人、陶雲甫向榻床對面躺下，吸煙閑談。洪善卿逕過周雙珠房間。

剩下朱淑人，獨自一個溜出客堂，掏取懷裏那手帕，隨手一抖，好像一股熱香氤氳噴鼻；仔細一聞，卻又沒有甚麼。淑人看那手帕，乃是簇新的湖色熟羅，四圍繡著茶青狗牙針，不知是否雙玉所繡？翻來覆去，駭想一回，然後折疊起來，藏好在荷包袋內。正欲轉身，忽見周雙玉立在屏門背後，偷覷微笑。淑人又含羞要避。雙玉點首相招，淑人喜出望外，急急趕去。雙玉卻沉下臉咕嚕道：「耐該搭認得哉呀，同仔幾花人來做啥？」淑人低聲陪笑道：「價末歇兩日我一干仔來。」雙玉道：「耐有幾花事體嘅？忙得

來，再要歇兩日。」淑人告罪道：「說差哉。明朝來，明朝定歸來。」雙玉始不言語，淑人亦就回房。

朱藹人、陶雲甫各吸兩口煙，早是上燈時候，叫過洪善卿來，並連朱淑人相約同行。周雙珠、周雙玉並送至樓梯邊而別。

雙珠歸到自己房間，雙玉跟在後面。雙珠不解其意，相與對坐於煙榻之上。雙玉先自腼腆而笑，取出那翡翠猴兒給阿姐看。雙珠看那猴兒渾身全翠，惟頭是羊脂白玉，胸前捧著一顆仙桃，卻是翡色，再有兩點黑星，可巧雕作眼睛；雖非希罕寶貝，料想價值匪輕，問雙玉道：「阿是五少爺送撥耐哉？」雙玉不答，僅點點頭。雙珠笑道：「故是送撥耐個表記，拿去坑好來浪。」

雙玉臉色一雌，叫聲「阿姐」，央及道：「勳撥洪老爺曉得哩。」雙珠問：「為啥？」雙玉道：「洪老爺要告訴俚咿屋裏個呀。」雙珠道：「洪老爺末為啥去告訴俚咿屋裏嘎？」雙玉訥訥然說不出口。雙珠舉兩指頭點了兩點，笑道：「耐末真真是外行！耐做五少爺是坎坎做起呀，告訴仔洪老爺末，隨便啥拜託拜託。倘然五少爺勿來，也好教洪老爺去請，阿是蠻好？為啥要瞞俚嘎？」雙玉道：「價末阿姐搭洪老爺說一聲，阿好？」雙珠沉吟道：「我說也無啥，就不過五少爺個閑話耐纔要說出來，故末我替耐說。」雙玉道：「五少爺勿說啥，就說是明朝來。」雙珠沉吟不語。

雙玉取那翡翠猴兒，復欣欣然下樓，到周蘭房間裏，要給無姆看。祇見周蘭躺在榻床上，沉沉閉目，煙迷正濃。周雙寶爬在榻床前燒煙。雙玉不敢驚動，正要退出。不想周蘭並未睡著，睜眼叫住，問雙玉：「啥事體？」雙玉為雙寶在旁，不肯顯然呈出，含糊混過。周蘭祇道雙玉又要說雙寶的不是，因支使雙寶出房。雙寶去後，雙玉然後近前，靠著周蘭腿膀，遞過那翡翠猴兒。周蘭擎在掌中，嘖嘖稱讚。

雙玉滿心歡喜，待要訴說朱淑人如何情形，忽聽得樓梯上咕咕咯咯，是雙寶腳聲上樓。雙玉急急的收起猴兒，辭了周蘭，捏手捏腳，一直跟到樓上。雙寶徑進雙珠房間，雙玉悄立簾下暗中竊聽，聽那雙寶帶哭帶說道：「我碰著仔前世裏冤家，剛剛反仔一泡，故歇呖來浪說我啥，我是定歸話勿落個哉。」雙珠道：「俚勿是說耐哩。」雙寶道：「啥勿是嘎？勿是末，為啥教我走開點？」

雙玉聽到這裏，好似一盆焰騰騰炭火端上心頭，歎地掀簾，挺身進去，向靠壁高椅一坐，盛氣說道：「我搭無姆說句閑話，阿是耐勿許我說？我就依仔耐，從此以後，終勿到無姆房間裏去說一聲閑話末哉！阿好？」雙珠厭聞口舌，攢眉嗔道：「啥要緊嘎？」一面調開雙寶，一面按住雙玉。雙玉見阿姐如此，亦就隱忍。

晚餐以後，大家忙亂出局。及十點多鐘，雙珠先回，洪善卿喫得醉醺醺的接踵而至。雙珠令阿金泡一碗極醺的兩前茶給善卿解渴，隨意講說，提起朱淑人和雙玉來。雙珠先「嗤」的一笑，然後說道：「故歇個清信人，比仔渾信人花頭再要大。耐一淘來裏臺面浪，阿是勿曾曉得？」善卿問故。雙珠遂將淑人贈翡翠扇墜與雙玉之事，細述一遍。善卿道：「雙玉也好做大生意哉，就讓俚來點仔大蠟燭罷。」雙珠道：「好個，耐做媒人哉碗。」善卿道：「媒人耐去做，我末幫幫耐好哉。」雙珠應諾。計議已定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午牌時分，善卿、雙珠同時起身，洗了臉，喫些點心，阿金即送上一張請客票頭。善卿看是王蓮生的，請至張蕙貞家面商事件，遂令傳說：「曉得哉。」善卿就要興辭。雙珠囑付：「晚歇來。」善卿道：「晚歇淑人來，我間架頭倒是勿來個好。」雙珠想也不差。

善卿乃離了周雙珠家，出公陽里，經同安里，抄到東合興張蕙貞家，上樓進房。那張蕙貞還蓬著頭，給王蓮生燒鴉片煙。蓮生迎見善卿，當令娘姨去叫菜喫便飯。善卿坐下，蓮生授過一篇帳目，托善卿買辦。善卿見開著一副翡翠頭面，件件俱全，注明皆要全綠。善卿道：「翡翠物事，我搭耐一淘去買個好。推扳點，百十洋錢也是一副頭面。倘然要好個，再要全綠，常恐要千把朵哩。」蕙貞插嘴邊：「我說一千洋錢還勿夠哩。耐去算哩，一對釧臂末，就幾百洋錢也勿稀奇碗。」善卿同蕙貞：「阿是耐要買？」蕙貞倒笑起來道：「洪老爺說笑話哉！倪末阿配嘎？金個還勿曾全哩，要翡翠個做啥？」善卿料知是為沈小紅辦的了。

當時蕙貞去客堂窗下梳頭，蓮生躺在榻床上吸煙。善卿移坐下手，問蓮生道：「沈小紅搭，耐今年用脫仔勿少錢呀，再要辦翡翠頭面撥俚？」蓮生蹙額不語。善卿道：「我說耐就回頭仔俚也無啥。」蓮生嘆口氣道：「耐先搭俚辦兩樣再說。」善卿度不可諫，不若見機緘口為妙。

須臾，娘姨搬上聚豐園叫的四祇小碗，並自備的四祇葷碟，又燙了一壺酒來。蓮生請善卿對坐小酌。

第三十二回終。